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詒 述

八佾第三

鹿伯順曰此卷皆是微言彊半揆本之論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讎不可忍也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季氏初心亦須知其爲不安然後

自忍而用之卽是遇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朱子文集

答程允夫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

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  
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讎  
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喪君父之心

周理衷

柄中

曰季氏集解以爲榘子案漢書劉向傳

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  
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季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  
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  
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喪所不爲故向終其事  
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  
榘子

趙格菴

順孫

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容忍

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范氏就制度說故  
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  
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  
亦敢爲之矣

管異之同曰左昭二十五季傳曰將禘於襄公萬者  
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  
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佗矣夫昭  
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邠等之  
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  
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  
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  
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  
寬弱主舉逆臣而濇警當時之矚矚者

用誥謹案此用容忍之說義本於邢疏劉楚  
楨曰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  
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後漢書荀爽對

策及魏高賢鄉公文欽晉元帝盧湛庾亮等  
凡聲舉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管說

合

黃薇香曰忍從刃從心取洩絕之義洩斷以犯義是  
爲殘忍國語楚語所謂彊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  
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絕人也義正同

王船山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使魯祀以天子之  
禮而樂用八佾其後魯祀羣公皆僭用之季友以有  
功於僖公遂與公室相亢立桓公之廟於私家亦因  
而僭用八佾焉卽以祀其先大夫亦備其舞習爲故  
事算之能改乃其專國逐君之惡皆自此而開之

劉楚楨曰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

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  
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  
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太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  
故太之左昭二十五季傳載此事云禘於襄公萬者  
二人其眾萬於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  
當佗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  
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  
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息古注堂  
下謂之庭是也左隱五季傳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公  
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  
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  
公羊穀梁傳竝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

侯國用六佾爲僭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  
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杜預注左傳謂  
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  
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  
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  
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  
成樂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  
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  
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  
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於襄公萬  
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魯者周公旦有勳勞  
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季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郊特性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

毛若人

士

曰魯僭八佾起於隱公春秋隱五年書攷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蓋仲子者隱之父妾既隆其父妾則必更隆其先君持此六佾惟祭羣公用之今隱既以是尊仲子喪使祖考等於妾媵之理其復崇諸公加六爲八可知

案季氏僭用八佾由於魯君僭用天子之禮樂此謂魯僭八佾起於隱公以公羊傳爲據亦一證也三家者以誰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饒雙峰魯曰上章舉其僭此章譏其喪知惟其喪知所以率意矣佗以取僭竊之舉上章言其不仁此章言其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喪禮喪義

馮厚齋

楠

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  
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佗於  
寄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焦廣期曰是可忍也忍不仁也以雖徹喪知矣佗本  
心旣亾悖理害義而不能知不仁則不智也故有人  
而不仁如禮樂何之說

陳心叔

士元

曰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注徹者歌雖賈疏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  
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  
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雖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  
婦曰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

組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朱子語類

人傑錄

如禮樂何謂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詘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

樂

又錄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

心之天理人心存得天理優與禮樂湊合喪此天理優與禮樂不湊合曰是若人而不仁空有周旋百拜鏗鏘鼓舞當不得禮樂

又錄

南升

問仁者心之德也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

理失正理則喪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卽心之德也若

天理不亾則見禮樂本意皆天理中發出自然有序而和若胷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指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喪序與不和是其自見得喪序與不和曰是如此又時舉錄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優有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

陳安卿曰仁者之心純是天理其從事於禮樂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鐘鼓所發皆吾之和與禮樂祇是一物不仁之人則本心亾而天理滅敬本喪有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和本喪有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優是

禮樂不爲之用而喪如禮樂何身與禮樂判而爲二矣

薛敬軒

瑄

曰祇是循天理優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

之本也

鹿伯順曰人祇爲此惻然生意難以欺滅遂做出禮樂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之儀節皆是摹寫其心之不能自己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朱子語類

廣錄

問得其本則禮之全體喪不在其中如

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祇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

有末

又時舉

問禮之本曰初閒祇有儉賊未有文儉賊是

梏有此梏然後枝葉發出問賊是此心自然發出者儉又不類曰儉亦非故意儉初祇有汗尊杯飲之類問舊說儉賊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儉賊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賊之存

又側

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言吉禮下句專

指凶禮然此章大意不在此孔子是答其問禮之本然儉賊亦祇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以儉賊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得中恰好處

又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它冠婚祭祀皆是禮

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  
易也寧戚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  
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  
縱縱爾

黃勉齋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  
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  
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  
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  
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優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  
始諸飲食以證之

用誥謹案蔣說本字卽精義中程子尹氏近

本之本

王船山曰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祇見人之爲禮皆喪槁生出儀文而意禮之必不然固未嘗料量到大本之中夫子於此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旣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喪所不在自非德之旣修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喪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未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



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目目則夫入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喪如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迨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尙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

於本也 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  
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辭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  
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賊近乎仁而非  
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  
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大本得之  
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

用語謹案船山蓋卽程子尹氏近本之義推  
言之集注苟得其本則禮之全體喪不在其  
中義得此益明

又曰今夫人貿貿然役己勞人以爲禮莫知其將以  
何爲也則唯奢之有以侈其心也貿貿然役己勞人  
以治喪莫知其所以必然也則唯易之有以分其情

也故欲知禮之本則與其奢而不知儉也喪若儉而不期於奢也有是心而備是物萬一物不足而心有餘則卽此有餘之心歉然若不足而因媿以生敬者於此而求之禮之所爲必備物以將敬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禮亦唯是惟恐其敬之不伸而爲盡之目故可豐也可審也皆自此而酌之也其於喪也則與其易而忘戚也喪若戚而未能易也有是情則喪是事萬一事不具而情愈哀則卽此愈哀之心怵然以引咎而因悔以益慕者於此而求之喪之所爲必慎事以喪悔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喪禮亦唯是惟恐其心之有悔而爲盡之目故必誠也必信也皆以此而致之也若其但爲奢也則將謂物已備而可以爲

敬敬心弛矣但來易也則將謂事已治而可以喪悔  
慕心釋矣則喪怪乎終日爲禮而愈離其本也

鹿伯順曰天下事實意爲本苟喪其實繁文愈盛祇  
增其僞耳老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  
之禮說夫禮安得爲薄喪本則薄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陳定宇曰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有君臣上下之分  
爾今居中國公人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佗也

胡雲峰曰上文曰忍曰不仁是喪人心矣喪人心所  
以喪君天理其始滅矣乎

蔡虛齋清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季諸侯趨同盟之朝

會者不可勝計而終喪一誠心正意朝於周王者彼

時尙謂有君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語類

時舉錄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其

屬我故我得以祭若不屬我則氣不與之相感如何可祭

許白雲曰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魯君喪民亦喪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君行禮目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

而自歎也

汪雙池曰凡僭竊一由於侈欲一由於傲福侈欲憒福之念動則本心遂亡本心既亡則亦何所不至哉而不知人有定分事有定理初不可以豪末假借也故季氏之舞八佾侈觀聽也然八佾實天子之禮與季氏何與是舞之喪益也季氏之旅泰山以傲福也然泰山乃魯侯所祭與季氏何與是祭之喪益也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啟之者亦澆切矣

黃薇香曰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喪所不通三望者泰山河海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季氏欲旅之者爾雅云旅陳也陳其祈禳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陳用之曰荆岐  
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  
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僭行之拜有  
不能救者禳禍祈福傲幸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  
劉楚楨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  
也陳其祭祀以祈禱禮不如祀之備也大宗伯言旅  
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季氏族  
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  
佾歌雖同是僭天子夫子謂拜求之言其迫切當亦  
因此

子曰君子毳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洩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洩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讎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爲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徒爲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

陳器之地曰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



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  
之爭者血氣

胡雲峰曰夫子嘗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射之爭也  
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  
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喪一喜勝之心但見其  
相與雖容揖讓而已故欲觀君子雖容之氣象當先  
觀其心

張楊園曰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彊也反己自修則雖  
垂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李二曲曰世人多事多起於爭君子學不近名居不  
謀利謙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爲見不善爭  
改君子之爲君子如斯而已若從以血氣相尙直小

人目卽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許白雲曰射必有耦天子六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淩遂而立堂下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佗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淩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淩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壽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

面坐取罍立飲卒罍坐奠於豐興指不勝者先降凡  
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齋今不勝者自飲而喪送  
齋勸飲之意以是爲罰

黃薇香曰君子喪所爭必也射乎二句當連讀言射  
爲爭之所也指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  
連讀言有指讓而爭不失爲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  
欲以指讓教天下目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  
指讓之禮行乎其間聖人之重禮如此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朱子語類柄聖人豈必待弟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

然聖人胷中道理喪人叩擊則亦喪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王方麓曰曰禮後則見有爲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卽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朝廷之禮以至苛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皆是也喪此則禮不虛行猶喪素則繪將安施也

孫夏峰曰後之一字是子夏辨語夫子辨問故曰起于夫後之爲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

汪雙池曰子夏問詩夫子說詩而又許子夏可與言

詩通章自以詩爲主然禮後一語觸發甚深故記者  
竝其問荅之全而記之實是注意此句不祇見子夏  
善言詩也此篇中如不仁如禮何寧儉寧戚多是此  
意

全謝山

祖望

曰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攷工

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  
攷工不引禮器其解攷工亦引論語至楊龜山解論  
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他  
何折衷曰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  
素地非素功也謂其有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  
孔子偕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  
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

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攷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龜山知其非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攷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攷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攷工又別爲一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陳器之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臆說也

金仁山曰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知之而曰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亾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

焦廣期曰觀聖人告顏子爲邦之言則知此章欲存夏殷之禮意甚淡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輔漢卿曰僭祭之舉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天地之心也

孫夏峰曰不欲觀三字垂隄感慨蓋學禮之人自不容不在禮上畱意或曰須見周公制禘仁孝懇切周室治平悉該於此後王僅循故事衰微之象兆於廟中聖人履霜知冰語氣愀然當是歎周不從責魯

秦味經

蕙田

曰周禮大宗伯宗廟六官皆重肆獻裸



饋會肆獻裸爲禘饋會爲禘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  
官朝官追官爲禘朝官爲禘則禘其祖之自出以  
其祖配之見於大傳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  
會於大祖見於公羊傳義本粲如自春秋時魯禮上  
僭王章下替聖人系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達準魯推  
周各據所聞著爲傳記紛淆始矣鄭氏推衍注釋罔  
有定見先儒譏之夏歷後代奉爲典章諸儒發難同  
異蠡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據公羊以定禘宋  
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成之蠶叢攘剔盡餘而大  
宗伯之六祭昭如日月矣

又曰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間祀追官  
朝官祠禴嘗烝四時之正祭也追官卽禘祭取追遠

之義故名追音朝音卽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大祖有朝之義故名朝音以其間於四時正祭之中  
故名四時之間祀大宗伯以肆獻裸音先王以饋食  
音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酒醴也裸以鬱鬯之酒灌地  
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裸以禘祭言饋食以祫  
祭言蓋追始祖所自出尤以裸獻爲重祫則陳毀廟  
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爲重也大傳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伯循謂禘王  
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謂禘止  
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及始祖二位不及羣廟之主是  
也故字從示從帝禘者天子音帝之祭也諸侯不敢

祖天子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蓋毀廟之主藏於太廟之夾室故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在各廟故祝迎之使升於太祖而合食焉禘有時禘有大禘時禘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大禘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公羊所云則大禘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燕禘而有祫

胡竹村

培翬

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祖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於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

之祭莫大於是也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

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注自外來

曰蓋時祭各於其廟又不及毀廟禘則已毀未毀廟

之主皆聚食於大祖廟故其祭特取義於合王制注禘合也

說文曰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禘其

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於經而各異者也

又曰問鄭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禘爲郊祀天

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

祭其義何據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下又云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

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知皆說宗廟之事與祭

天垂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禩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  
之所自出據其文由禩由祖由大祖推而至於始祖  
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矣趙氏昌曰禩  
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  
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  
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僂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  
如周人以稷爲始祖譽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禩譽  
虞夏禩黃帝殷禩譽亦然

又曰禩字義以爾雅禩大祭也之訓爲正蓋禩祭與  
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禩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  
純何休訓禩說文云禩禩祭以其祭遠遠故有審禩

之義賈遠訓爲遞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祧廟毀廟而遞及焉義亦得通

又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祠禴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禘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禘則大合羣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季五季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精意禮緯云三季一禘五季一禘鄭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慎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季一禘五季一禘漢儒多依此爲說蓋必有所受之也至禘禘之時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孰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說得其正

夏心伯所曰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

定徧校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一語及天祭泐禘在郊上自譽及稷立文順而下之它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卽禘郊不過繭栗亦與爾雅旣伯旣禱馬祭也徒御不驚輦者也同一文泐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

又曰禘有二有禘所自出之禘有四時之禘大傳小記論語爾雅所載祭所自出之禘也王制祭統祭義所載四時之禘也周以苒天子有祭所自出之禘亦有四時之禘其四時之禘或屬之春或屬之夏記禮

者禘引不知塙爲何代矣諸侯僅有四時之禘禘祭  
所自出之禘所謂不王不禘也周人尙文因王者有  
祭所自出之禘不應時祭復與之同名故改云祠禴  
嘗烝周禮爾雅詩天保所云是也因諸侯喪祭所自  
出之禘故春禘夏禘秋嘗冬烝仍而不改左傳所云  
烝嘗禘於廟寡君之未禘祀祭統所謂春祭曰禘夏  
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是也其諸侯所以不改  
者猶之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則大學在國小學  
在郊而諸侯仍用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也惟魯  
僭用天子之禘其時祭遂不與它國同名明堂位所  
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僭用天子之祭也又曰夏  
禘秋嘗冬烝與周同時祭之名非猶諸侯之用舊名



也經典中禘名錯出諸儒紛紛爭論不已以此求之若網在綱如裘挈領矣

又曰大禘止於天子時禘達於諸侯祫則通乎大夫

士大傳所謂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士虞

記亦云謹薦祫事是也士虞之祫非合昭穆之祫然亦見其名通於士禘者

於始祖之廟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

不兼羣廟之主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蕪虛主

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蕪主且斯禘祫之義也禘於

周禮謂之肆獻裸又謂之追享祫謂之饋食又謂之

朝享合而一之則周禮不可解矣蓋禘尊尊也故不

王不禘祫親親也故達乎大夫士禘從而帝聲形聲

兼會意四代自出之祖爲黃帝帝學故從帝

秦憲曰說

帝諦也

說

文諦亦有審諦之義故時祭兼有之祫從示

從合會意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說

文大夫士廟數

雖少合祭則同故亦有時用之

王船山曰諦之爲言諦也所以諦審淵源而大報本始也祫以祀受命之祖天子諸侯之達禮而天子復推崇及遠祀其所自出之帝於大祖之廟爲西鄉之尊而大祖配之不王不諦者所以立義而定分祫達於士者所以推仁而逮下仁義之並行而不悖也

又曰諦以上治而統祖宗以下治而統族二者相爲表裏皆禮之大者大傳發明其義故謂大傳諦祀之禮昉於虞而備於周宗子之泐殷惟有小宗而周立

大宗蓋周先王以親親爲政教之本仁至義盡其道  
尚矣自周之亡秦蔑典禮禘祀不行而宗泐廢漢氏  
以後雖有欲修明之者而得姓所由莫可稽攷故或  
依附失實抑或懲其妄而姑已之惟宗之亡而致禘  
不可行然後知先王肇修人紀之意至深遠也

馬贊與

端臨

曰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

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  
周公之廟張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  
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  
之明堂位嘗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尊  
云云卽此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

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魯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佻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言晉侯於楚邲請以桑林荀罍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乃知宋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昧經曰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終不敢謂事之必喪蓋報功崇德之意隆非此不足以自愜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

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  
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蓋是時王室之勢  
雖弱故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上千王  
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如王孫滿距楚  
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旨宣武子不荅湛露彤  
弓蓋猶辭嚴義正其氣足以奪僭好之魄況魯號稱  
秉禮周公之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  
禘尙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其  
衰之歎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卽及郊禘尤不然  
矣馬氏謂杞宋因天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於郊  
祀魯亦因其用天子之禮樂而竝效杞宋之尤蓋非  
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僖公數從伯討

遂爲望國行父請命於先史克伯頌於後至三十一  
季而卜郊見於春秋闕官頌及皇祖且爲之微辭曰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明著此禮之始於僖公而僭  
成之一大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  
隱桓莊閔及僖三十季以苟垂一筆及之耶若謂魯  
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不書惟卜之不從牛之  
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苟此卜必獲吉而鼯鼠  
必不傷牛耶垂是理也是魯之僭郊其他備始於成  
王其見端由於魯惠其蔑禮成於僖公垂可疑矣  
胡竹村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  
廟明不得及於羣廟魯之初季但用禘禮以祀周公  
而其後羣公之宮亦僭用之故有禘於莊公武公襄

公僖公之事然所僭者禘禮禘樂至追祭配祖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止於太廟而羣廟不及焉故夫子特書禘於太廟以著僭禮之始若閔之二季書吉禘於莊公以其未可以吉而舉吉祭故特書吉以示譏蓋僭禘禮樂於羣公其過小僭天子之禘祭其過大過小者可以不書過大者不可以不書使閔之二季非喪未畢而行禘禮則亦不書之矣故禘於武公襄公僖公皆不書禘至文二季書大事公穀竝以爲禘左氏亦未明言爲禘則杜注之誤也定八季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又云辛卯禘於僖公自是兩事杜注以爲於僖廟行順祀亦非也宣八季書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季書有事於武宮皆爲仲

遂叔弓之卒而書杜注以爲略言有事者得之稱頌  
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而祭統  
云大嘗禘以嘗與禘連言者蓋魯祀周公以禘禮常  
於嘗祭行之故云大嘗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者著  
始賜禘之月禘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然春秋嘗  
行之故魯頌言秋而載嘗用白牡犧尊也與天子五  
季一禘之禮於時祭外別爲一祭者亦略有異

惠半農

士奇

曰獻之屬莫重於裸禘之言觀也易之

觀卦於此取名凡裸事鬱人沃盥故裸一佻盥易曰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印印如圭如璋圭  
璋裸玉顒顒溫貌印印盛貌裸之儀也君有君之儀  
臣有臣之儀君裸以圭瓚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戔戔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裸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官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裸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裸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

陳心叔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奇十日典瑞其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

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  
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  
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  
人尙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  
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鬯饌饌既殊而樂奏  
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語類

錄木之

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之身心

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  
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闕  
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

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

又

安卿錄

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

此說蓋禘是大祭其中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矣僂亦自易曰恐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祭統中說祭有十倫子細看方知非空言

又

賀孫錄

天地陰陽生成晝夜鬼神祇一理若明祭祀

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喪難者

黃勉齋曰祀先之禮喪非報本也追遠也子孫不敢  
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息其祖父也矣  
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  
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濶豈私意常  
情之所可及哉梃於天理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  
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實喪矣者謂之誠主一喪適  
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爲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  
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濶則非仁孝誠敬之至  
者莫能知莫能行也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諱  
乎以報本追遠之濶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卽此心而  
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

金仁山曰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

陸稼書曰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覺此章卽是一貫道理

汪雙池曰報本追遠及始祖而及始祖所自出遠固也然先王制禮猶有淡意非祇此也大槩士庶祭先而士亦得事其祖於禰廟士庶喪遠量祖父皆身所逮事而已自大夫以上分益尊而追本益遠則由祖父而推祖父之祖父上之以隆其孝思卽下之以廣其德意不但以尊故殊異之也別子爲祖有功德者世其國家則子孫祀之以爲始祖上之以報功

者下之以志一本也土度則喪及始祖之文矣然別子不奸於宗故殷之祖契周之祖稷不及帝嚳支子不祭諸侯不祖天子帝嚳大宗有唐所世守宜也及既有天下則天子爲天下大宗天子得祖天子故得奉其始祖以追紹於大宗之統而禘祭由是立焉此所以禘嚳而稷配之也然統雖可紹於大宗而祖終別子也別子之爲祖已久則安得喪奸於宗而又立帝嚳之廟是以帝嚳不廟而追享於始祖之廟又不同於始祖之時祭而五季閒祭之愼之至也夫不忘所自出廣仁孝也紹於大宗大一統也追享於始祖之廟明一本也愼之至者辨萬殊也然則祭所以報本追遠也而報本追遠之意又孰有澆於禘者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朱子語類

南升錄

此弟子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致

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夙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喪聖人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喪其誠則喪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然則神之有喪皆在於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

又錄

安卿

問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喪其誠則喪其

神祇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

則凡事皆有喪誠則凡事皆喪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喪誠意便都不相接

胡伯量

詠

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先祖之

遯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遯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

陳定宇曰范氏有其誠之誠指實心言非但指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鹿伯順曰兩如在是爲禮之敬卽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爲旣灌者寡矣當因之澆省



黃薇香曰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  
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巨惟聖人知  
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泮泮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  
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  
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蟠之迎貓迎虎饗農及  
郵裘啜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  
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  
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用誥謹案聖人之道不外誠明集注以誠言  
此以明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嬪於奧寧嬪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喪所禱也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

天下祇有一正當道理稍違於理便是得舉於天喪所禱而免其舉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舉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孫辭以蚺王孫賈亦使之得問天下有正理也

又

錄

問獲舉於天集注曰天卽理也此指獲舉於蒼

蒼之天邪抑得舉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道理主宰

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三清大帝著衣服  
如此坐巨

真西山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平  
如元氣之運不曰媼奧寵之非但言獲臯於天喪所  
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  
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  
之於權賢非逢迎苟說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  
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  
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  
平氣和則庶乎其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人  
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李二曲曰君當敬也而一有媼心便難以對天况媼

權臣乎王孫賈以嬖君得權又欲孔子嬖己以取位  
小人肆喪忌憚不知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自  
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提醒權姦之心

崔東壁

述

曰注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臯於天矣說

者云天者上帝之偶以理爲天非也案集注凡正釋  
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卽某也某猶某也皆非  
本字之義乃推明其義使人易曉耳蓋天冲溥喪朕  
獲臯與否喪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但有悖於理卽獲  
臯於天非謂理爲天也

王已山曰天卽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爲天實則夫子  
當日對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奧窔何  
等明威有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嬖卽此行險

傲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爲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  
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大全載朱子說獲臯於天祇是  
論理之當否非論禍福愚謂此祇合在聖賢分上說  
蒙引云獲臯之臯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卽是禍害  
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  
廢之

用誥謹案世人惟不知天卽理故敢爲逆理  
之事而不懼朱子以逆理爲獲臯正提醒人  
心最切處語類曰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又  
曰其主宰卽謂之帝何嘗空以理言天耶

姚憎抱曰薑塲先生說曰鄭康成注月令引中霽禮  
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

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夏陳鼎俎設饌於筵苴迎尸由是言之迎尸祭於奧之祭在後而祭主於竈陘在苴與其媼之於後不若媼之於先仕於衛者與其徒于於衛君不若先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竈之祭乃祭宗廟燔鬯醴饗之竈非日用烹飪之地故在廟門外而奧爲廟門外之西屋以鄭引中霤禮推之蓋祀戶及中霤迎尸祭於室之奧祀竈及門行迎尸祭於門西之奧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輔漢卿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苴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汪雙池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非文采華麗之謂此實贊周禮非文勝之文竝非尙文之文也故接曰吾從周從周者心服而躬行之非徒奉法制而已也黃薇香曰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朱子文集

答呂子約

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

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日以石慶

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  
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  
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  
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  
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蔡節齋

淵

曰聖人聰明叡知固喪所不知然亦但知

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者聖人苟  
此未之見安得而盡知之若已講論討究知禮之器  
物與夫登降拜跪之節及今方見之亦須復問然後  
爲審也

薛敬軒曰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

和



王船山曰每事問卽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  
敏求得者若未手拊而目擊之終祇疑其爲未然聖  
人豈必有異於人哉若已知已信而故佯謹繹之狀  
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  
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斡旋聖人喪所不知喪所  
不謹而誠僞關頭早已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淺淺  
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  
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又曰蓋或人者見禮於文物而不見禮於心則以苟  
習其文爲禮而又以驕矜之氣臨之故於聖人之慎  
也而疑焉而不知挾一自是之心以臨乎幽明上下  
之際其不敬莫大焉夫子問之恐其敬慎之心不傳

則天下不復知有禮意故自明其意

閻百詩

若璩

曰鄉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僇集注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卽指孔子季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閻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喪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甫鄉大夫侍從雖雖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嗷然致辭說哉故顧璩屏以爲子入

大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

雷介菴曰子入大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  
存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廟太史執  
禮書以次位常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  
禮曰辨事者攷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王已山曰是禮也祇明每事問之爲禮要<sub>不</sub>爲知字  
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  
是<sub>不可</sub>自我含胡見夫子之言有關世教不小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語類

時舉錄

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

不願射得濶中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未必皆勇敢  
之夫以質革爲質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有人體

直心正持弓矢審固其禮容可取則不責其買革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姚惜抱曰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蕤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畫麋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蕤射所川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王以蕤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禮蓋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尙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皆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

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奠之禮尤尚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國中賓奠之禮喪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三季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喪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眾庶以廣取之曰眾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

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爲甲者之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眾庶之恣此尙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用詒謹案周禮鄉大夫職鄭注云庶民喪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喪侯也注儀禮鄉射禮記云不主皮者資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喪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尙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

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賢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固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案據鄭注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據引尙書傳是鄉大夫用之以詢眾庶外卿大夫又用之習射於澤宮二者皆非禮射之正又案鄭云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非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又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又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經傳言射未有不主於中者如鄭注儀禮記禮射不主皮云禮射謂大射賓射麇射然則大射賓射麇射皆不主於中乎是理矣朱子語類問明道云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如內志正外體直祇是要中張蒿菴曰不主皮當佗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塙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子貢欲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許白雲曰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非徒

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也

陳心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季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正二禮同日而爲之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

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王宇泰曰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卽禮之存也

王船山曰朔之必告崇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魯秉周禮繫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

之怠荒而不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而革之也故  
有司猶具其羊饋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  
國君雖垂禮而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它日焉乃歷  
百季而徒爲有司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  
而子貢議欲去之去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  
子乃呼子貢而告之 處衰晚而想盛治情之不忘  
聖人之意念淡矣舉一羊而魯君臣上下之際其可  
變而之道者不乏故夫子極欲用魯而甚惡夫欲變  
而之於苟且者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朱子語類

錄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

下此孔子盡禮處

陳叔起

震

曰或謂程子於荆公當加禮程子曰何不

責某以盡禮而云加禮禮可加乎時人於禮不能盡遂以盡禮爲加禮嘗謂周末文勝非文之增乃質之減此更以人之減疑聖人之增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語類

公傷錄

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

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罔盡其道天下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罔盡

馮厚齋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

其道三家之彊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喪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荅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

詹柳塘

初

曰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

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喪禮臣剖心而不變

孫夏峰曰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臣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趙鐵峰曰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

辭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王船山曰琴瑟鐘鼓之樂寤寐反側之哀爲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爲弦歌其聲和也則喪曼衍之音其聲幽也則喪悽慘之響於以養人心之和而輔之於正美哉喪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其誰與歸

尹元孚曰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淡也夫子稱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微顯闡幽之意

劉端臨

台拱

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

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

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

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

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罔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

曰文王罔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言關

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

者遂從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

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

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

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垂以加



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用詁謹案此章古解亦同集注毛詩序引不淫不傷義說關雎一詩鄭康成注此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亦以關雎一詩言之此據樂章兼關雎葛覃卷目三詩言說亦有據可備一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朱子語類

木之錄

問宰我所言尙未見於事如何不可

救曰此祇責其易其言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趙鐵峰曰魯有二社曰周社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亾國之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季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芻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繫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矣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陸稼書曰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

之後此申韓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然其效驗亦可觀矣夫子痛責宰我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劉楚楨曰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藉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間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

在酉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  
黃薇香曰問社鄭君本佗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  
周本皆佗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佗社今本從古論  
也案依義當佗問社主始備松柏栗社之主也邢疏  
夏都安邑宐松殷都亳宐柏周都豐鎬宐栗是各以  
其土所宐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  
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  
休用之以解春秋亦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  
疏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季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  
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  
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語與邢  
疏合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

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  
焚灌之則塗陔此正樹木爲主之證後世宋之櫟社  
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壇而  
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荅以所宜木辭固不  
謬特使民戰粟之說非經悞目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  
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語類

子蒙錄

管仲器小或謂如孟子言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又開度量褊淺是其容受不宏則富貴能淫之貧賤

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

又驥問管仲小器曰爲其本領淺祇成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之功揚雄云大器其猶規矩準繩喪施不可  
管仲器小祇做得此一事上蔡曰則其得君而專政  
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  
豈止如此若如此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  
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優大今人祇隨資  
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明白所以  
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如此是自智  
謀功力中做來非自己心地義理中流出

又時舉奢而犯禮是其心不能容此功業所以肆然

犯禮喪所忌亦緣其祇在功利上行所以設施不過如此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如此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垂一豪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有一豪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文集

讀余隱之  
尊孟辨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

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管鼻之魁也知此者可

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佗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寔彊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目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季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何北山曰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己要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合就桓公心術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謂皆不害霸是被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喪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淡縱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動於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祇尊王攘狄兩事是時周室尙有可爲爲仲者正當至公而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乃挾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楚人僭王猾夏置之不問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責之大意祇要其略服優己在我

且自可以霸大抵皆是急於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斷不爲此非規棋卑狹而何

許白雲曰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是以學言

馮厚齋曰齊桓公入國在魯莊公九年而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襄昭之世距仲且百餘季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孔子不與仲淡矣後百季而孟子又席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義或幾乎熄矣

王船山曰古之大人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非不以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切於匡救爲念而淡

見夫君心爲萬化之原修己爲治人之本則以一念而立百世之矩一人而定四海之則功不求其即可乃以功施喪外而垂及喪疆其器量之大爲之也管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似矣而禮之爲經緯之大用德之爲教養之宏規未之圖也正君臣之大分明中外之大防似矣而盡性以立人倫之極存心以辨人禽之紀者未之及也故所補者一時之弊所舒者目壽之難量止此而用亦止此矣

又曰齊俗之陋也以儉爲小以奢爲大以侈肆爲禮以節省爲不知禮而成乎喪道之世久矣乃其失之始則在赫然立功立名之士不知正己以正物以清心寡欲爲本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務故王道廢於天

下而始於功名者終於犯亂此夫子所以深憐管仲之心而天下終莫之悟也

李厚菴曰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荅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用語謹案此說與集注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少異而義較長

李恕谷曰孔子志爲東周蓋亦輔諸侯尊周室一如

八作第三  
管仲之爲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少得驕溢而博  
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迥殊矣故淡許管仲  
之功而惜其器小也

黃薇香曰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人  
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  
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  
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  
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杭墓浦云古昏禮有築臺  
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  
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  
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  
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

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  
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  
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  
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  
其據也

又曰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  
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  
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  
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  
肅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塞門者謂以牆爲屏也皇  
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荀子曰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書齊  
武王績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障者何以自障也  
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  
內屏是屏之設非苟勇而已也陳用之曰臺門旅樹  
當道而設屏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  
之而立之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  
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  
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金誠齋曰坫有四一曰堂隅之坫士冠禮齋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大師及少  
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

公之浚拾于東坵上又云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坵上  
既夕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齋于坵土虞禮苴荊茅長  
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坵上鄭注坵在堂角爾雅  
釋宮坵謂之坵郭注在堂隅坵帶也釋文帶高貌也  
坵有高貌明是桑土且爾雅以坵釋坵說文訓坵爲  
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夏卑與坵相似故曰坵  
謂之坵又可見坵爲桑土也蓋堂隅設坵一以爲堂  
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伫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  
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坵爲屏固非正義然  
亦可見其築土而爲堂隅之蔽也一曰反齋之坵論  
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坵鄭注反坵反齋之坵在  
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醢之禮夏酌酌



畢則各反齋於其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  
位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齋之坫引論語解之鬻  
崇義謂坫卽豐然豐字從豆其制當如豆而高以木  
爲之非築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爲大夫  
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一曰康圭之坫明  
堂位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侯氏入門右  
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於地上有坫以康之宐矣  
經不言坫者文略也入門卽言奠圭則康圭之坫在  
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坐而  
奠圭則坫不高可知而云崇坫者以其奠圭故特俛  
崇以尊之非高於諸坫也一曰度食之坫內則天子  
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鄭注達夾室也

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

於閣三士於坵一孔疏大夫既卑避嫌故亦於夾室  
然則士亦於夾室可知但不得爲閣鄭注閣以板爲之度食物故  
築土爲坵以度食物總而論之康圭之坵惟天子有  
之度食之坵惟士有之反齋之坵諸侯以上斯有之  
堂隅之坵則通上下皆有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佗翁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許白雲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  
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  
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佗  
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  
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

屬故又曰繹如

孫夏峰曰樂記論其理理固精微此論其槩大槩如是而樂始和所以定中聲也聖人與門弟子論其理所以治心與當事者論其槩所以治官淺深內外理事精麤各有其分也

汪雙池曰樂之理行於數寓於器而宣於聲所謂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也樂理喪形聲器有象器合乎數而聲始和聲得其和而理以著大師掌樂器數素嫻語以中和之聲正使其於聲音中見樂理

又曰純卽聲依永而入音克諧和合者又要明白故又曰皦如皦卽律和聲而喪相奪倫皦如者又恐其不接故又曰繹如此三句橫直反覆相足以成者以

純嘽釋至於終也數句中具有五聲成文而不亂入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之妙和神人舞百獸皆不越此非漢於樂者不能知耳

王船山曰雙峰分始從成爲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甚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釋如也以成七字似專以釋如屬成從之純如也嘽如也釋如也以成十三字本一句言旣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爲三

用詰謹案集解云縱之以純如嘽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亦以兩節解之

黃薇香曰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

出不意是翁乃合起之貌說文翁起也玉篇翁合也  
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  
也純者不襍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諭之辭故四  
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喪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蔡覺菴節曰當是之時算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  
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  
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  
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託也

陳定宇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汪雙池曰爲木鐸塙主得位設教信理不信數也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豈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

黃薇香曰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披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書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卽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

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自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子語類

錄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

聲容皆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是就樂中見之蓋有此德然後做得此樂故於韶之樂見舜之德如此於武之樂見武王之德如此

此

錄

又賜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其性之反之不同處又

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又

賀孫錄

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

不似韶純然而和

王船山曰樂以象德非帝王之誇其德以鳴豫也蓋其心之所存事之所建功之所成坦然以薦之鬼神傳之天下後世不待著也而自不可揜也 文德武功之皆以定天下而人心之和武功之震疊不如文德之涵濡也君臣父子之各以立人極而天理之順處變而終於底豫自賢於撥亂而必於征誅也問樂而知德聖人之微言而帝王之有大美而不辭有慙德而不諱所以可對越上下感動四方者則一而已矣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



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  
誅紂伐奄三季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覲於西  
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  
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用誥謹案未盡善程子以時言之朱子兼德  
時言之顧氏此說以武王末受命政教未成  
爲未盡善之實蓋本於康成詩芣苢疏引鄭  
注此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  
平也以左傳季札論文王之樂猶有憾證之  
亦塙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朱子語類綱錄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亾雖有條教恣令  
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喪足觀者若  
能寬能敬能哀乃就其寬敬哀中攷量其所行之是  
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它有是處皆不在論量  
之隄矣

朱子文集

答廖子晦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

思當如此曰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喪偷惰戲豫  
之時故其政不待化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  
本且及其施之於政事復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  
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  
而喪類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  
明白實受其賜而喪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

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旨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臣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鹿伯順曰夫子觀天下事皆從本處著眼本之有關卽儀文有好處亦盡用

論語八佾第三 畢